



谢天德:1941年出生于大丰草庙。1970年白驹镇《沙家浜》剧组主要负责人。1961年大丰师范毕业后,任教三年;转任大丰县锡剧团编剧,《大丰文艺》编辑、白驹公社文化站站长、大丰市剧目工作室主任、大丰市文化馆党支部书记等职。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一生致力于专业戏剧创作和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的组织与辅导。曾创作大小剧本50余个(部),写作戏剧理论文章近百篇,编排曲艺演唱节目众多,出版《谢天德戏剧文集》(2014,戏剧出版社)。



《沙家浜》排演口述系列

谢天德：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夜晚,常闻悦耳动听的皮黄之声;学校增设了武术训练,培养了一批能翻跟斗的孩子;每逢大会小聚,总是那些眉飞色舞的戏剧演唱将气氛推向高潮。稍稍留意一点,可以发现关帝庙里遗留下来的大刀,华佗菩萨脱下来的衣袍,还有一些戏台上散落下来的一瓣半瓜,大凡只要带上一“戏味”的,也多在民间得以妥善保存下来。更有意思的是,镇上那个开大会的礼堂,也被弹头经理给顶住,始终不叫“会堂”而是在屋檐下高悬着“白驹剧场”四个鲜红的大字。

白驹人爱好戏剧,江湖上给了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作“钱好拿,戏难唱”。这似乎对“唱戏的”有点苛刻,但也蕴含了竞争意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无形之中,恰恰就是这些乡风民俗,维护了一方文化生活的良好生态。

我在白驹工作期间,曾经收集过不少关于白驹人与戏的故事,这里不妨介绍一则与大家分享:

相传民国初年的一个端午节,有一外地剧团到白驹唱戏,戏园老板点一出《白蛇传》,连演三天三夜,场场客满。第四天,班主见戏码仍然未改,不觉心里发毛:很平常的一出神话戏,何以让看客连看数场而不厌呢?疑虑之余,班主遂独自徘徊于南郊草滩,偶见一牧童横坐牛背,随口吟一段“秦琼卖马”,煞是有趣有眼,韵味无穷。因而诧异问道:“小哥哥,懂戏吗?”牧童笑答:“常去戏园‘拾大麦’(白驹方言,意为‘放汤戏’)。”班主又问:“这里人特别喜欢《白蛇传》?”牧童不知来者是谁,沉着脸说道:“喜欢?嘿,今晚非出事不可!”班主闻言大惊,赶忙上前细问情由。

原来戏中“游湖”一折,许仙遇雨搭舟,船公拔桩开船,却忘了顺手洗桩。尽管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虚拟动作,然而,对看戏成精的白驹看客来说,却是过不了关的,在他们看来,如此漂亮干净的西湖游船,岂能容许泥脏污染!谁知连看数场,总不见船家

改正,今晚说不定砖头瓦砾就要飞上台来……班主一听,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当即辞别牧童匆匆而去。是晚演出船公拔桩洗桩开船,动作自然优美明快。翌日,则新戏上滩矣!

喝彩与砸场,是白驹人看戏时最朴素的表达方式,但这绝非廉价的喊好或无理的取闹,而是历史传留下来的戏风戏德的体现。当然,这些做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白驹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的集镇。这里,既有宋代宰相范仲淹筑过拦潮大坝的范公堤,至今留下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大自然的灿烂文化遗迹;也是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故乡,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永不磨灭的光彩;还有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上百宝寺教过馆,著名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到施家祠说过《水浒传》,所有这些都,足以使白驹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白驹镇位于古老的范公堤边,这里历来交通便利,贸易兴隆,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一些民间的文艺活动名目繁多,往来的戏班演出更是十分活跃。

茶馆、码头书场常年“说戏”不断,关帝庙、华佗庙四时八节“神戏”连台。这些条件日积月累,积淀成一片厚实的文化土壤,熏陶着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赋予了他们一种深厚的文化素养。

这便是白驹的文化底蕴,也是白驹人酷爱戏剧的渊源。

南宋诗人朱熹有两句著名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崇尚“源头”说,白驹人的戏剧源头来自于古镇深处的传统文化,正是那股汨汨不断的戏剧“活水”,流出了50年前的那个白驹人自豪的《沙家浜》现象。如今,虽时过境迁,白驹人的戏剧文化传统,却仍一如既往,滋养着古镇的人文气息,与小桥流水相呼应,让古镇散发出别样的雅致和韵味,令人回味无穷。



《沙家浜》插图十七:《沙家浜》排练后,在白驹及附近乡镇和农村一共演出了近50场,并应邀到有白驹下放知青的大桥等地慰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1970年10月,位于大桥口陈家巷的白驹剧场里响起了三通锣鼓,给小镇观众“通”出了一台现代京剧《沙家浜》来。这在白驹小镇,是一件家喻户晓的大事,夜幕尚未降临,小镇的居民已经挤满了剧场前的台阶,如果不是剧场当机立断,取消当天的凭票入场,这人场时弄出个踩踏事故来,也是说不定的事儿。

白驹人眼巴巴地等着这出戏已经很久了。早先进行的排演,虽说是文化站牵头组织,但实际上是全镇动员,各单位出钱、出人、出力,许多居民的子弟也在剧中出演角色,即便是个跑龙套的,那也是登上了舞台,所以,对这出剧的上演,包含了来自镇上领导对完成“政治任务”的期待,有各单位对自身参与演出成果的检阅,有镇上居民对看戏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还有各家各户对子弟们在台上表演的骄傲。小镇不大,典型的熟人社会,具有熟人社会的居民与剧组间的天然亲情和对演出质量的包容,有群众性演出的娱乐化、趣味化倾向,而当演出的水准远远超乎大家的想象时,自然也会给予超出演出水平本身的过高的评价。这一切,或许也是迄今为止,50年过去了,提起当年《沙家浜》的排演,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原因。

首场演出的精彩程度就超出了人们的期待。于是,公社领导满意了,县文教局表扬了,成功演出的报道还登上了《盐阜大众报》,这本身对小镇就是个新闻。轰动效应之下,剧组受邀到周边演出,周边公社和农村大队不少宣传队也前来学习取经。一

时间,白驹文艺宣传队俨然成了“香饽饽”。这让剧组人员受到不小的鼓舞,演出很频繁,演员们演出时也更加认真投入了。

我时任白驹文化站站长,文化站是小镇群众文艺的组织机构。文化站组建的文艺宣传队一直就非常活跃,这算是排演《沙家浜》的基础了。在宣传队里,队长陈相涛、副队长王月凤是白驹人熟悉的文艺骨干,有着多年的群众文艺演出经历和经验;副队长陈晋国是老副务,陈如祥、杨开甲算是镇上的“老戏骨”了。在讨论如何将白驹的群众文化推向“新阶段”的过程中,排演一出完整的现代京剧的设想呼之欲出。在认真评估了宣传队的导演、演员、伴奏阵容后,我们以文化站的名义向镇和公社提出排演《沙家浜》的建议,得到了积极响应和无条件支持,这自然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产物。但与白驹小镇的戏剧文化息息相关,没有小镇的人文基础,我们根本就提不出底气提出建议,排演出戏就更不可能了。

白驹《沙家浜》的问世,自然有政治宣传的需要,但排演《沙家浜》与其说是白驹人的政治热情高涨,还不如说是一大戏剧爱好者的兴趣使然。是长期撒落在民间土壤里的戏剧种子,在一定气候条件下的萌动。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沙家浜》是一大群“戏油子”给捣鼓出来的。我当时把它比喻成是一段赛跑:群众自动起步,政府一路绿灯。

身处白驹古镇,随处可见戏剧的影子,镇上的鞋匠师傅、药房账房先生,都可以拉得一手好琴;深巷

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慈善理论与实践

邹迎曦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长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1926年8月24日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高翁自订年谱》等。

张謇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家,他的慈善理论与实践与众不同,蕴涵着崇高的人生境界。

理论慈善——安济民众,稳定社会,体现了崇高的政治境界

张謇创办慈善事业,与以往的慈善界人士不同,他不单纯就慈善而论慈善,而是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并视之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一项活动,有效地安济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体现了崇高的政

治境界。

张謇认为,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救强救亡的举措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他在致力于实业救国的实践中,一再强调慈善和其他相关事业的重要性。他将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项”作为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而加以实施。他曾详细地诠释这三者的关系:“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之所以强调实业,这是由于“自治须有资本”,就此而言可称实业是地方自治的“根本”;但实业的振兴与教育的发展不可分割,因而也不能忽视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在“三大项”中虽处于最后,但也同样不能忽略。用张謇的话概括,就是“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慈善的作用尽管只是弥缝实业、教育不及者,然而“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弃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是否能教民养民,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例如1883年苏北河堤漫决、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1903年和1906年江苏先后发生大水灾,张謇都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维护社会稳定,治河防洪,赈济灾民,多方筹措发展其赈灾慈善事业。

实业慈善——扶持弱势,体恤民众,体现了宝贵的爱民境界

张謇饱读儒家经典,他创办慈善事业,就是源于他思想深处积淀的儒家传统文化养分。张謇曾说:“没有饭吃的民,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他在早年所说:“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张謇的儒家民本精神和仁爱思想,在其创办的实业中得以充分展现,其目的就是扶持弱势群体,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援助。除了以慈善活动救助百姓外,张謇在兴办实业中还通过较为系统的组织建设来实现慈善活动的计划化和常态化。因此,张謇在整个振兴实业的过程中,始终把慈善事业融入其中。

(一)废灶兴垦中的“厘剔恤民”。在民国初的废灶兴垦高潮中,公司(以大丰公司为例)必须先向盐商收购盐垣,一垣有若干副灶。每一副灶给价300元—500元不等。而后在购买荡地,其价每25亩100千文—350千文不等。这样做盐商垣主得了好处,积极响应废灶兴垦,而原本就业于盐场的无地盐民(盐丁),因失去了职业而尽力反对废灶兴垦,曾出现“火烧芦蒿集”(大丰公司设在那里的水利工程处)的事件。张謇得知此消息后,通过调查研究,立即修改购地方案,增加厘剔盐民灶丁的条款。明确规定公司在收购产盐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因盐民失业,无法维持生计,公司除给每户盐民以熟地(大丰公司50亩)改制盐为垦殖外,还要厘剔灶灶的费用(对盐民的转业补助),每副灶厘剔200千文—300千文不等(当时1元约换1800文)。这一措施的实施,不仅缓解了废灶兴垦中的矛盾,而且解决了失业盐民重新就业的平稳过渡和生活

问题,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

(二)救灾治水中的“以工代赈”。1921年夏秋间连降暴雨,“江苏水灾之剧烈,为前百数十年所未有。”“当时江苏六十县,受灾者达五十四五,范围之大,灾情之重,实属罕见。”身为江苏省运河局督办的张謇,多次会同会办韩国钧港口勘视。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必须先治救急之标,继固根本之治。其标中之标,莫急于先治王家港。为此,随即发出先治王家港之商榷书,目的在于“以广归海之路。”张謇在商榷书中说:“所以为商榷者,愿我淮南北二十余县人民自救之心,愿自助之力,成自治之事,举向来一切希望他救他助之念,一刀两断,能与否一语而已。”先治王家港的计划得到各方面支持,特别是东、兴、泰三县积极响应。王家港地处小海场,在张謇创办的通遂盐垦公司境内。“王家港所治者70里,截弯取直需要挖废土地近千亩,可分三段进行,每段需工费8万元,共需24万元。”整个治理工程于1921年12月16日开工,至1922年5月全线告竣。全部工程都采用“以工代赈”方法进行,工程进度比较顺利。

在浚治王家港期间,张謇已经年近七旬,他为浚治王家港,到处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先后发出上至总统、下至地方官吏、开明绅士等的电函和信件数百件,恳求各方支援。在中国近代,民众缺乏衣食、贫苦不堪现象比比皆是。张謇虽知道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非个人力量所能解决,但他仍尽最大努力兴办慈善救济事业。

公益慈善——帮扶老幼,安置残疾,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

张謇创办的慈善机构有:(1)1906年,在南通唐闸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和

家境赤贫无力抚养者。(2)1913年,在南通建造了一所养老院,即第一养老院,以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以后又陆续建造第二、第三养老院。(3)1914年,在南通县城西门外大码头创办贫民工场,专门招收南通的贫民子弟和外地贫民为工徒。(4)1915年,张謇建成了专门收容不良妇女和娼妓的机构——“南通济良所”,为改良社会风气、保障妇女身心健康。(5)1916年,张謇亲自组织创办了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盲哑学校——“狼山盲哑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6)1916年,张謇创办残废院。残废人院后之衣食,全部由院中供给。(7)将南通城西门外清时的养济院改建成“南通栖流所”,以收养怜悯无依的乞丐。(8)在南通城东购置一块闲地,作为义冢,专供死无葬身之地的穷苦人葬身之用。以上慈善机构的建立,扶持了一大批弱势群体。张謇之所以做出如此多的善举,源于他具有感怀民生之疾苦的公仆之心。在一次演说中,张謇谈及慈善事业时说:“夫养,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鬻字慈善——淡泊功利,乐于奉献,体现了可贵的思想境界

张謇个人为慈善事业的出资,唯有确切的统计。张謇不仅将其创办实业所得的利润无私捐助于慈善事业,而且当因创办慈善事业遇到资金困难时,他用自己的技之长即靠鬻字鬻物等来谋取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从1906年开始,张謇便以鬻字的方式来为育婴堂筹资,当时计划每季以卖足500元为止,一年得2000元,可够百儿童一年之用。然而育婴堂因所收

婴儿不断增加,负债累累。张謇乃于1909年刊登启事,继续鬻字。随着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增加,用于慈善的经费日渐紧张。为了维持盲哑学校的开支,张謇先后发布《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和《继续鬻字启》,为学校筹款。在1916年3月的《鬻字启》中他这样写道:“有欲仆作字者,请必纸与钱俱,当按先后为次,苟不病,当日以一二小时给之。”随后,张謇在百忙中不辞辛劳,以字易资,他的赤诚之心,令人动容。1922年大生企业集团发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更为困难。此时的张謇年届古稀,但为了慈善事业他不顾年事已高,不惜花费精力去卖字,苦苦支撑着。这次鬻字张謇定期为一月,每日写两小时。而事实上,张謇这次鬻字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1924年9月,71岁高龄的张謇不顾年迈体衰,真正最后一次为鬻字之件又“苦写六七十日”,才最终放下了鬻字的墨笔。据统计,张謇一生为企业招股集解决车旅费、为筹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等鬻字筹集经费,多次在《申报》登载卖字启事。此事有《鬻字告终以诗记之》诗为证:“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径寸蛟龙潭,满眼良苗济得无。”此举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有30多年。张謇的慈善济世之举矢志不渝,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张謇致力于兴办慈善事业,不是为了显示或标榜自己是一个“善人”,主要目的是为救济贫困、安抚乡里、稳定社会。在后时期更多的是为开发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文明。这既显示了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美德——善与仁,又充分地体现了他所具有的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为推进中国慈善事业所做的思考和实践,今天仍使人感到亲切而有启发力。